

斗将军

四大名捕

温瑞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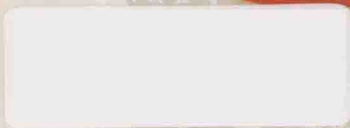
少年冷血

【第壹卷】

温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冷血虽然回首
动作过急，鼻端一香
鼻尖已抵在后面的人的鼻尖上
胸膛也抵住了那人的胸膛

小刀只见马头前闪过一个人
冷血的剑已出鞘，萧萧落雪
两人之间



冷血

温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冷血

温瑞安著

四大名捕斗将军 少年冷血

◎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第壹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名捕斗将军：少年冷血 / 温瑞安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63-7106-3

I. ①四… II. ①温…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9218号

四大名捕斗将军——少年冷血

作 者：温瑞安

责任编辑：李宏伟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JOY+BONE|·蒋艳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 数：560千

印 张：25.75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06-3

定 价：59.00元（全两卷）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艺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而看作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干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被迫断断续续，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四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

必须说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怪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九百本，那已可以说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

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九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相当杂芜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平均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匪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亮了几盏荷灯，迎风放舞了几盏孔明灯。也许，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多是读者读得快，不知写者创得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得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或出版社停业，或刊物转型，不再连载小

说，有者更加直接，拿了你的书，没签合同就印出来了，或给友好发上网了，然后转头反咬一口，告你侵权。结果，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如此大环境下，对发表出书，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有梦，余情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cosplay漫画、连环画、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箋图像、兵器模型、形象扑克牌、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种类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不堪。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乃至举步维艰。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特别是连环图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法文、英文到西班牙文、日文、巫文、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不同版

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两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翻版、盗版数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又并不熟悉各地实际出书行销运作的读者与论者，指斥百般错舛，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于作者而言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

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终于使我那座连营屈伸折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想出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言明版权在握的，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化古国，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况且，诗本来就是文学最珍贵的血液。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这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不管东南西北风，

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小说，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四大名捕》上海发布会后。

再校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下旬，作家出版社有系统推出温瑞安武侠小说系列之时。

目录· 第壹卷

○○一·【前言】 武侠大说

○○一·【系列总序】 眼前万里江山

○○五·【本书引言】 泼墨大写意

○○九·【本书前言】 他以剑替你感觉

○○一·【第一部】 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回头

○五九·【第二部】 一个对十一个

一一一·【第三部】 一人做事八人当

一六一·【第四部】 十一万火急

二一三·【第五部】 斩马

二六五·【第六部】 深喉

三一五·【第七部】 乳房

三五九·【第八部】 猛药

一不做·二不休

·三不回头

○〇二·第一回 惊怖大将军

○一〇·第二回 山崖会动

○一五·第三回 一条惨金色的大道

○二一·第四回 一个给打烂了的人

○二九·第五回 一个惨金色的大盗

○四一·第六回 我竟这样杀害自己的老友

○四七·第七回 我姓冷

第壹回

惊怖

大将军

他领着七名结拜兄弟冲进去的时候，
就看见他的恩人一家大小都在用饭，全家
人都错愕地望着他，对他突如其来的冲入
显得不可理解，不能置信。

他领着七名结拜兄弟冲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他的恩人一家大小都在用饭，全家人都错愕地望着他，对他突如其来的冲入显得不可理解，不能置信。

冷悔善，既是他的恩人，也是他的上级，又是他的总盟主，更且是他的结义老大，他带着诧色地起身相迎，道：“你回来了也不先通知一声？来得可比大家都早哩！辛苦了！一起来吃顿团年饭吧……”

惊悚大将军疾道：“这饭是不能吃了。老大，案发了，快逃吧……”

冷悔善奇道：“案发了，什么案发了？”

惊悚大将军这时已疾行近冷悔善身前，像要告诉什么秘密地趋过身去，冷悔善也凑前细听，遽然，他只觉腹胸之间忽而有一种极凉极冷的炙热感觉，他猛吼一声，一掌推出，逼开大将军，人已向后疾退、陡升、弹起、飞跃，“砰”的一声，背撞墙上，一路翻跌下来，桌翻椅裂，杯盘皆落，石灰墙上留下了一抹触目惊心的殷红。

一柄弯刀，自腹间倒擗而入，几要在他咽喉突出。

冷悔善惨嘶道：“你……你……你……”

每一个“你”字，都吐了一口血。

说到第三个字，他的血已像打翻了坛的酒，浸满了他五脏六腑鼻孔喉间。

——这样一刀完全没入了他的身子里面，不但觉得痛，而且觉得痒！

——这刀是淬了毒的！

——而且还是岭南“老字号”温家的厉毒！

冷悔善要强运真气，但却连一口气都透不过来。

在冷家大小惊呼与谄喊声中，惊怖大将军下令，“杀。”

然后他逼近冷悔善。

惊怖大将军带来的七名结拜兄弟，像庆祝一场狂欢般地出了手。

正在席间“吃团年饭”的冷家大小，老的有八十五岁，年纪最小的刚刚出世三个月，这些完全来不及抵抗而且也全无抵抗之力的弱小，给这些身经百战如狼似虎的杀手，在惨呼与哀号声中，屠杀得连摆在桌面上的卤鸡和烧猪都不如。

这时，惊怖大将军才向他的老大再度出手。

冷悔善，身为“大连盟”总盟主，外号“不死神龙”，身经六百一十五场小战，大战五十二场，曾经给人倒吊在树上鞭打了四天四夜而不死，曾经给人制住了穴道活剥皮剥了一半忽给他冲破了穴道而逃脱，曾经以一人敌住敌方整支军队，身中三十一箭还有六道枪窟窿，都能不死，而且还能在伤得不成人形之际反败为胜起死回生，把要整治他的对手全部杀光了。这样一个人，他的斗志就是一把烧红的刀。

可是，他一照面就受了重伤：谁都不能在身体里嵌入一把四十一斤重的刀而且切断了他的血管经脉还能作战。

而且，他的刀伤虽然痛，给最信重的“老二”暗算这一个可怕的事实已伤尽了他的心。

伤心比伤身更伤。

最可怖的是：他每交手一招，就听见他至少一名最亲密的家人传来濒死的惨呼。

这比他自己惨死还难受。

惊悚大将军已完全摸清楚他这位“结义大哥”的武功底子。

为了要顺利完成这个计划，他已准备、潜伏、留意了十三年。

十三年，够了。

可是伤得如此之重，要换作旁人早已死了十三次的冷悔善，居然还能跟他交手十三招。

这令惊悚大将军甚为诧异。

不过，到了第十四招，当冷悔善乍闻那三个月大的孩子也给摔到地上时，终于忍不住怒吼道：“你竟对他也——”一失神间，便给惊悚大将军制住了脖子。

冷悔善从腹腔至喉管间已搠入了一把尖刀，他一动，刀身所在处便一阵搔痛，惊悚大将军觑准了他这个弱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冷悔善惨叫，“我一向都待你不薄！”

“因为你挡着我的路！”惊悚大将军和善地说，“谁叫你是我的老大！”

说罢，他咯嘣一声，扭断了冷悔善的脖子。可是他还怕他没死死透，又拔出匕首，在他脑门上直插了进去，两把尖刀几乎就在冷悔善的咽喉里会师，然后惊悚大将军才满了意，放了手。

这时，他的七个结拜兄弟已把冷家二十一口大大小小全了了账。

惊悚大将军把最熟悉冷总盟主家小的两名弟子：张无须与宋无虚叫了进来，一一认清有没有杀错了人，有没有走漏了谁，他自己也亲自细加辨认。

经过仔细认证无讹之后，他生恐那给摔在地上的三个月婴孩没死净死绝，临行时正要在他小脸上踩上一脚，忽然之间，耳际听得一声惨呼，不知是从远处还是近处，未来还是过去，亘古还是

这一刹间传来。他恍惚了一下，心神一敛，发觉并没有那一声哀呼。这时，却忽见一人足不沾地，急驰而至，人未近前，已低呼道：

“大将军，将军夫人和内三堂、外三堂、五大分盟的头领都到了‘劝海亭’，已往这边出发了！”

“哦？”惊怖大将军知道每年这个时候，“大连盟”的所有内外分堂，都会来向冷总盟主拜年。今年，大家都以为惊怖大将军不在这里，而是去攻打“孤寒盟”，所以，便由将军夫人引领一众堂主，先来团拜。明年，大家都不必来这里，而是向我拜年了。吧？惊怖大将军想到这里，不禁得意地摸一摸额前渐秃的发际。他总是觉得自己绝顶聪明，才致聪明得“绝”了“顶”。他什么都争气，只有头发不大争气，每次一高兴，总是脱落得更加毫无周转余地。也罢，人逢喜事精神爽，光头秃顶又何妨！“放一把火，把这里都烧了——”

他大步而去，临行前忽又站住，吩咐刚才以绝顶轻功进入这里的汉子说：“盖虎蓝，你负责把这里烧个干净。”

那汉子躬身恭声道：“是。”

惊怖大将军再行几步，那七名结拜兄弟正要紧蹶而去，忽见惊怖大将军又陡然站住，霍然回身，徐疾有致地道：

“记住，不、能、留、一、个、活、口——哪怕是小孩子。年纪越小的越要多砍两刀。——你没听过一些故事吗？虽遇灭门之祸，但有一小童却成漏网之鱼，他日练好武功，得报大仇。我、决、不、会、让、这、种、荒、唐、怪、诞、的、事、发、生。”

他说话时的语音，与其说是人在说话，不如说像是一座魔像在诅咒。

盖虎蓝只觉耳际“嗡嗡”作响，好像有数十只蜜蜂自耳膜飞

入了脑袋里。

他忙不迭地道：“是。”

“放火吧。”将军交代了这句话，就像是说“喝茶吧”一般轻松平常。

惊怖大将军这才走了。

真的走了。

他的部下紧跟大将军而去。

一点痕迹也不留。

大将军一走，盖虎蓝立刻做了一件事。

他马上抱起那个婴儿。

——这不足三个月的婴孩遭此猛烈的一摔，竟然还未死去，只脸色铁青，半闭过气去，不哭也不闹，像知是大劫临头。

盖虎蓝一面抱着婴孩，一面又做了另一件跟这举措完全相反的事。

他放火。

他总共替惊怖大将军放过七十八次的火，不管是在“事（杀人）前”还是“事（杀人）后”，对地上总有好些给劫、杀、奸、伤的人他早已司空见惯，无动于衷了。

有这如许丰富的经验，他早在十五年前已成为放火的好手。

火，很快便烧起来了。

冲天的火光。

火光冲天。

——那一间大宅，着火的时候，不像是一间屋子，而像是一